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唐文粹卷五十五上至五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葉中桂

欽定四庫全書

唐文粹卷五十五上

宋　姚鉉　編

碑六　記碑陰附總六首

貞義一

溧陽瀨水貞義女碑　李白

姦雄一

項籍碑　李觀

英傑四

諸葛武侯廟碑　尚馳

諸葛武侯祠堂碑　裴度

諸葛武侯廟記　附　呂溫

刻武侯碑陰　附　孫樵

溧陽瀨水貞義女碑銘　并序

李白

皇唐葉有六聖再造八極鏡照萬方幽明咸熙天秩有禮自古及今君君臣臣烈士貞女采其史傳名節尤彰

可激清頽俗者皆掃地而祠之蘭蒸椒漿歲祀罔缺而
茲邑貞義女光靈翳然埋名古遠琬琰不刻豈前修博
達者為邦之意乎貞義女者溧陽黃山里史氏之女也
以家溧陽史闕書之歲三十不移其志清英潔白事毋
純孝手柔荑而不龜身激漂以自業當楚平王時王虐
忠助讒苛虐厥政芟於尚斬於奢血流於朝赤族伍氏
怨毒於人何其深哉子胥始東奔勾吴月涉星遁或七
日不火傷弓于飛逼迫於昭關匍匐於瀨渚捨車而徒

告窮此女目色以臆授之壺漿全人自沈形與口滅卓絶千古聲凌浮雲激節必報之讐雪誠無疑之地難乎哉借如曹娥潛波理貫於孝道聶姊殞肆槩動於天倫魯姑棄子以卻三軍之衆漂母進飯没受千金之恩方之於此彼或異爾卒使伍君開張闔閭傾蕩郢鄀吴師鞭屍於楚國申胥泣血於秦庭我亡爾存亦各壯志張英風於古今雪大憤於天地微此女之力雖云為忠孝之士亦焉能咆哮烜爀施於後世也望其溺所愴然低

迴而不能去每風號吳天月苦荊水響象如在精魂可悲惜其投金有泉而刻石無主哀哉邑宰滎陽鄭公名晏家康成之學世子産之才琴清心閒百里大化有若主簿扶風竇嘉賓縣尉廣平宋陟丹陽李濟南郡陳然清河張昭皆有卿才霸略同事相協緬紀英淑勒銘道周雖陵頹海竭文或不死其辭曰

粲粲貞女孤生寒門上無所天下報母恩春風三十花落無言乃如之人激漂清源碧流素手縈彼潺湲求思

不可秉節而存伍胥東奔乞食於此女分壺漿滅口而
死聲動列國義形壯士入郢鞭屍還吳雪恥投金瀨沚
報德稱美明明千秋如月在水

項籍碑銘并序　　　　　李覯

鋪周秦之顛亡粲乎簡冊吁可駭也惟秦失在暴惟周
失在弱上慢下黷政無紀綱若然者神靈不得不哀世
教不得不張且天地不可以無主故帝必誕膺命不可
以坐得故有心者經綸於是漢祖起於豐沛公起於會

豬陳吳之徒自稱乎假王其餘揭竿而呼爭先剌秦者如林如數于時亂浩浩兵憧憧風從虎雲從龍三靈昏而四海空公乃仗撥亂之劍希當世之功浮江而西有壯士八千抱鼓于舟中吁嗟乎無人維禦乎羣凶所以謀大業拯萬靈而爭雌雄者獨漢祖與公遂號百勝之師趣累卵之危活趙歇擒王離十壁愕眙一麾靡餘然後飄銳氣聳利鋒扼秦關怒漢先因語曰捐約則違人固信則自違惡取乎乃軍鴻門屠咸陽鼎峙于神州幅

裂于四方始退與漢祖東西而王天下是知量不足謀
不長矣然雖兵衆於漢戰捷於漢其後則有靈壁之敗
太公虜滎陽之圍紀信焚廣武之守傷其胷長陵之役
撓其師與漢祖龍虎相逐干戈合離五年之後勝敗乃
知是知兵之不可窮物之不可終天地否而開雲雷屯
而通故有三將潰圍孤軍遏歸良馬在御美人在帷楚
歌夜聞哀泣垂緌遂飲帳中中令麾下鏡分美人颷舉
良馬曉漫漫雲茫茫失道於陰陵問津於烏江其猶魚

遭網而游鳥嬰羅而翔終不免矣尚能合從亡之人御追逃之兵旗鼓指掌鵝鸛丘陵足罔不壓首胡不横然始解馬於舟子結纓於死地痛矣夫何自慷慨斯焉之甚邪而曰天實亡我非戰之罪何執而不寤哉公實勇而無謀剛而無親忌而信讒暴而殘人是以人得蹈其資兵得害其身真自亡也豈天亡乎使公勇而能謀闗中可據矣剛而能親諸將不攜矣明以察讒奇計得施矣恕而愛人百姓樂推矣若然則舉天下如轉圜何漢

氏與二臣能計之哉至如謀於漢者昔其臣也公實棄之兵於漢者亦其將也公不庸之故曰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噫從始而言之盖天理有素乎故生項以靜難生漢以牧人靜難者授勇牧人者授仁不然何鴻門阽而復持成臯跳而復振入關而緩來王楚而驟歸者哉釋名曰碑悲也觀嘗尋楚漢春秋見公悵中之歌而詠之輒泫然而悲爰刻石爲文多不究其終始銘曰

姬孱而絶嬴虐而滅九陽鬱結九州危𨈆必生聖哲以

起滅絶維漢自豊維楚自東借伐寇戎反相戰攻戰攻不罷洎乎垓下彼衆我寡龍死于野

諸葛武侯廟碑銘并序　　尚馳

漢代之季天下不得不三分蓋有由矣曹氏挾王室之威重孫氏藉父兄之餘業劉氏獨不階尺土開國於亡命行旅之間天贊一武侯即鼎足之勢均也公諱亮字孔明身長八尺嘗躬耕壠畝好為梁甫吟雖經綸之材隱括未用而寥廓之志舉措輒形既先主扶世奠民渴明

智用謀之佐致三顧見咨當代之畫公於是輕重中夏
揣摩全吴定王業於胷心決神機於掌握由是身為先
主所起計為先主所用自壯徂南周爰執事夷險平亂
靡所不之卒使劉氏以岷峨之地為巳封梁益之人為
巳蓄曹操不敢以兵强驟進孫權不敢以境闊妄動彼
相之力焉屬先主創業未半中道而殁遺詔邦家之事
大録于公敉後主事公如事父至於職為臣行令如君
其名近嫌也位為君事臣如父其形近猜也不然豈周

公賦鴟鴞之詩成王啓金縢之誥此雖大小有異託付不殊竟能上不生疑心下不興流言茍非誠信結於人格於神移於物則莫能至是公復總戎仗律無歲不征將繼舊邦之業用復先君之命所以南擒孟獲而不殺志在綏戎狄矣西拔岐山而不賀志在吞河洛矣設木牛流馬濟人之力已紓矣制陣圖兵法敵國之軍可玩矣故得三國不封二邦喪氣大勲未集行師而殞戎夷野祠旼㢆巷祭遺愛所使豈求而得之噫國之將亡本

必先顛且以蜀之連山峻極其險不為公死而平沃土
富饒其利不為公死而薄甲兵士卒其衆不為公死而
減府藏穀帛其富不為公死而貧及鄧艾揚聲於前鍾
會躡跡於後減蜀三十萬户如撓羊羣劉禪竟不免面
縛壘門身為降虜天事歟人事歟天事遠吾不知之矣
以人事而論使武侯常存殷殷敵國勝於本朝百萬
之師北向爭衡司馬懿復惕息而不敢戰足明中原非
曹丕所有也舉其大略真命世之雄未可以身許小國

之君延霸王之佐因曰才有所詣不逮前賢向令伊吕並世而生殷周易地而處則太甲不放桐宫而四海咸理諸侯不誓孟津而天下大定但為天不假年志盡莫就生居於後功績在其下耳然非先主之識武侯或不能輔成於王業使百代令君用人必由此道欲使社稷不振賢智逃於藪澤其可得邪公死之日遺令塟漢中宅軍前祭法曰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則祀之至今官書廟食成不刋之典一山之内每有風行草動

狀帶威神若歲大旱邦人禱之能為雲為雨是謂存與沒人皆福利生死古今一也死而不朽反貴於生銘曰漢室大壞掃地無依人心各動天命未歸角力爭負有翼者飛突兀卧龍吟嘯待時一論世事超拜軍師魚水相得生死以之仗順収兵行權略地氣蓋全吴胷吞大魏國政戍三人臣莫二乃建社稷興王之器既得武侯䖍𢈔魏都敵國未滅謀臣巳殂大本去矣不降得乎荒墳四頽拱木皆枯尚餘精爽能禁樵蘇人生異代仰止

山隅

蜀丞相諸葛武侯祠堂碑銘并序　裴度

度嘗諸舊史詳求往哲或秉事君之節無開國之才得立身之道無治人之術四者備矣兼而行之則蜀丞相諸葛公其人也公本系在簡策大名蓋天地不復以云當漢祚衰陵人心競逐取威定霸者求賢如不及藏器在身者擇主而後動公是時也躬耕南陽自比管樂我未從虎時稱卧龍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荆州平心

與元直神交洎乎三顧而許以驅馳一言而定其機勢於是翼扶劉氏纘承舊服結吴抗魏擁蜀稱漢刑政達於荒外道化行乎域中誰謂阻深殷為强國誰為遐脆勵為勁兵則知地無常形人無常性自我而作若金在鎔故九州之地魏有其七我無其一由僻陋而啓雄圖出封疆以延大敵財用足而不曰浚我以生干戈動而不曰殘人以逞其底定南方也不以力制而取其心服震懾諸夏也不敢角其勝負而止候其存亡法加於人

也雖從死而無怨德及於人也雖奕業而見思此所謂精義入神自誠而明者矣若其人存其政舉則四海可平五服可傾而陳壽之評未極其能事崔浩之說又詰其成功此皆以變詐之略論節制之師以進取之方語化成之道不其謬歟夫委棄荆州不能遂有三郡此乃務增德以呑宇宙不黷武以爭尋常及出斜谷據武功分兵屯田謀久駐之計與敵對壘待可勝之期雜乎居人如適虛邑彼則喪氣我方養威若天假之年則繼大

漢之祀成先主之志不難矣且權傾一國聲震八紘上下無異辭始終無愧色茍非運膺五百道冠生知曷以臻於此乎故玄德知人之明者倚仗曰魚之有水仲達姦人之雄者嗟稱曰天下奇才度每迹其行事度其遠心願奮短札以排羣議而文字蚩鄙志願未果元和三年冬十月聖上以西南奥區寇亂餘孽罷吒未息汚俗未清輟我股肱為之父母乃詔相國臨淮公由秉鈞之重承推轂之寄我軒乃降藩服乃理將明帝道陙落綏

懷溥暢仁風閭閻茲殖府中無留事宇下無棄才人知嚮方我有餘地則諸葛公在昔之治與相國當今之政異代而同塵矣度謬以庸薄獲忝管記隨旌旄而爰止望詞宇而修謁有儀可象以赫厥靈雖徽烈不忘而碑表未立或拳拳一善師長一城尚流斯文以示來裔況如在之歎終古不紀其可闕乎乃刻貞石庶此都之人存必拜之感云爾銘曰

昔在先主思啟彊宇擾攘靡依英雄無輔爰得武侯先定

蜀土道德城池禮義干櫓煦煦文苑英華避諱改作與非物如春化人如神勞而不怨用之有倫柔服蠻落鋪敦渭濱攝跡畏威雜居懷仁中原旰食不測不克以待可勝允臻其極天未悔禍公命不果漢祚其亡將星中墮反旗鳴鼓猶走司馬死而可作當小天下尚父作周阿衡佐商燕齊管晏總漢蕭張易代而生易地而理遭遇風約亦皆然矣嗚呼奇謀奮發美志天遏吁嗟嚴立咸受謫罰聞之痛之或泣或絕甘棠勿翦駢邑斯奪繇是而言殊途共轍本於

忠恕孰不感悅苟非誠懿徒云固結古栢森森遺廟沉沉不殄禋祀以迄於今靡不駿奔若有照臨蜀國之風蜀人之心錦江清波玉壘峻岑入海際天如公德音

諸葛武侯廟記　　呂和叔

天厭漢德俾絕其紐羣生墜塗四海飛水武侯命世實念皇極魏姦吴輕未獲心膂南陽堅卧待時而起三顧雖晩羣雄粗定必也彗掃是資鼎立變化消息謀成掌中龍戰玄黃再得雲雨於是右揭如天之府左提用武

之國因山分力與水合勢蟠直萬里張為龍形亦欲首吞咸鎬尾束河洛翼亭中夏飛于天衢然後魚驅句吴東入晏海大勲未集天奪其魄至誠無妄炳在日月烈氣不散長為風雷英雄痛心六百年矣於戲以武侯之才知已託國土雖狹國以勤儉富民雖寡兵以節制强魏武既没晉宣非敵而戎車𪧐駕不復中原或竒謀非長則斬將覆軍無虛舉矣或餽粮不繼則築室反耕有成筭矣嘗試忿之頗𧸘其原夫民無歸徳以為歸撫則思虐則忘

其思也不可使忘其忘也不可使思當漢道方休哀平無罪王莽乃欲憑戚寵造符命脅之以威動之以神使人忘漢終不可得也及髙光舊德與世𡨋逺桓靈流毒在人骨髓武侯乃欲開季世振絶緒論之不以本臨之不以忠使人思漢亦不可得也向使武侯奉先主之命告天下曰我之舉也匪私劉宗惟活元元曹氏利汝孚吾事之曹氏害汝孚吾除之俾虐魏偪從之民聳誠感動然後經武觀釁長驅義聲咸洛

不足定矣奈何當至公之運而強人以私此猶力爭彼未心服勤而靡獲不亦宜哉乃知務開濟之業者未能審時定勢而大順人心而克覩厥成吾不信也惜其才有餘而見未至述于遺廟以侯通識唐貞元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東平呂温記

刻武侯碑陰　　孫樵

赤帝子火熾四百年天厭其熱洎獻熾矣武侯獨憤激不顧妝死灰於蜀欲嘘而再燃之艱乎為力哉是以國

稱用武岐雍間地不尺闊抑非智不周天意炳炳也夫以武侯之賢寧靡籌其不可邪盖激備隆中以天下託不欲曲肱安穀終兒女子手將驅馳死備志邪由是數武侯之所為殆庶幾矣然跨西南一隅與吳魏抗國提卒數萬綽綽乎去留無我枝者是亦善為兵矣史壽以為短於應變真抑武侯哉俾武侯不早入地曹之君臣將奔走固圉之不暇鍾鄧寧能越巖懸兵決勝指取邪是井絡之野與武侯存亡俱矣天殲武侯其不愛劉

愈明白矣其姜維何力焉曩蟠南陽時人不與仲毅伍洎受社稷寄擅刑賞柄曽心不愧畏人不疑黷何意氣明信之卓卓也武侯死殆五百載訖今梁漢之民謌道遺烈廟而祭者如在其愛於民如此而久也獨謂武侯之治比於燕襄彼屠齊城合諸侯在下矣

唐文粹卷五十五下

宋 姚鉉 編

碑七

妃主

唐東光縣主神道碑　李華

唐和麗妃神道碑銘并序　張說

舊史云軒轅帝宫次星具黄龍之體郊禖神祀次妃成玄鳥之命非聖也莫能法天非天也莫能感聖則有相乎坤而母乎震齊乎古而合乎天跡雖秘絶猶可測而言焉麗妃趙氏天水人也麗者以華美為貴妃者以配合為尊易云日月麗天傳稱星辰合度麗加妃號自我為初原夫八駿覲周肇有封姓三軍霸晉乃蕃卿族設

寶符而開國曳珠履而承家果驗成宣之後不乏文忠之慶堯門昭殿何代無人暨乎紫氣上通瑶臺獨立楚宫選美納良袂於神雲漢掖求才進團扇於明月故坐而論教則比位三司動而具贍則儀刑六列者矣先將軍以恩澤授職太夫人以有禮封鄭流車躍馬豈無甲觀之親湫宅開門不有椒房之勢探風揆化憂國如家故聖人有以尚其德也躬親繭館義形態檻退席以愛禮樛木以廣恩望古難臻之地必為常踐之域故聖人

有以嘉其志也懸象告沴經時寢疾在蒙被之辰答還
輦之問生可捐於浮假心獨係於玄真神往上清顧承
恩而入道形歸下土期去禮而薄葬慈顏同氣奚敢為
言皇上閔而許之咨嗟不已開元十四年春秋三十有
四七月十四日薨於春華殿殯於龍興觀之精屋示以
出家從道例也命河南尹監護河南令副焉喪葬務約
成遺語也二十六日窆於故都之後印山之陽孺慕承
華悽涼灞室列薤歌於東路迴容衛於北山壽堂一閉

兮凡聖等人代同悲兮脩短間月帔雲衣襚以神仙之服上方陶篚旋於造化之初此皆聖主之曲成賢妃之本志何必雲陽山下別起通靈之臺未央宮中虛立致神之帳若夫易名之典考行是存帝謚曰和禮之貴也氣之和者生萬物聲之和者孚八音魂而有知感聖恩平有詔史臣恭銘內職事出彤管辭無華飾寫樂池之永傷寄瑤山之罔極銘曰

帝妃佐后賓掌陰教八月選才千金聘貌禮獻絲繭詩

修潊濯婦政可尊嬪風胥效皎皎漢女為皇降靈娥娥
邦媛順道之經結以印綬華光後庭帶之弓韣朗潤前
星退述潛運夙承嘉獎謙苦中京崎嶇上黨金鏡開日
明珠耀掌心方樂於時泰䰟奄悲於化往紫雲衣兮霓
裳送美人兮北邙白壤宮兮青松苑去君恩兮日遠秋
風急兮霜天草木黃兮野田滅香容於空櫬留畫像於
甘泉春秋以麗和之二字獨旌美於千年

鄎國長公主神道碑銘并序　張說

臣聞堯有娥英承九族之敦序舜有宵燭動百里之光耀大聖之後天必縱之積善之家神所慶矣豈惟上帝之女雲漢為靈平王之孫肅雍其德連華前志世有其人皇唐郞國長公主者睿宗之第七女也母曰崔國妃搆累聖而成門台濟美而為室蘊乾坤之純粹演日月之清明神媛誕靈常言所絶免懷之歲天奪聖善不食三日哀比成人文母流胎教之慈曾子得生知之孝由是宮闈延矚邦國遠聞及乎玉笄耀首油軿在馭錫之

美地邑以荆山求之令族嬪于薛氏爾其居翫圖史動修法度服其澣濯恭儉之教興鼓其琴瑟敬讓之風被其行巳也安親惠下之謂仁敬宗好合之謂義降貴接畀之謂禮恕情周物之謂智推心而行罔不該備其理家也侍膳饔餗之均和主饋醴醃之品齊絲竹五音之徽靡纂組九華之縟麗經目所涉莫不精請每至三元上賀五日中衆進對詳華折旋舒婉故以式瞻貴里儀範通門如千花之汎惠風百卉之涵膏露窈窕之儀克

舉蕃衍之福大來有男子四女子五瑤碧生階芝蘭滿室也習禮明詩日漸庭闈之訓銀章必綬地連恩澤之侯自先朝徹扆之辰迄今公主成笄之日外降過制内疾餘哀手寫金字梵經三部躬繡綵線佛像二鋪貝葉真偈現心相於銀鈎蓮華妙容呈意生於玉指孝思惟則道遠乎哉開元繼明推恩由已進封鄎國長公主食邑一千二百戶田賦廣而彌儉禮秩尊而益恭其後君子晨歌夫人晝哭未亡為稱生意盡矣撫視遺孤將守

柏舟之誓志期剃落永從奈苑之游朝制斷恩改降鄭氏陵谷可移隋和之德不昧寒暑有遷松筠之性如一均養七子庥廕二宗汾陰之室忘亡滎陽之黨相慶既而善福虛應寢疾彌留盡國醫之伎遠方畢至供御府之藥中使相望命之必至不可支也堂邑山林忽焉瘁色平陽歌舞適足愁人開元十三年二月庚午薨於河南縣之修業里春秋三十有七震悼紫庭哀傷朱邸傾家若墜舉國同悲有詔光禄卿孟温禮監護喪葬京兆

尹能延休副馬窀穸之禮一如涼國公主故事夏四月
恩旨陪葬於橋陵不祔不從古之道也皇上念同氣之
致美感閱川之永謝恨棣華之半缺悲瑤草之先化乃
命國史昭銘懿迹降恩禮於雲露寫哀辭於金石水非
湘渚還起帝子之祠山是洛陽即封天妹之冢銘曰
帝系白雲仙源紫氣派家成國承天作貴赫赫聖祖曰
文曰武皇皇睿宗一變萬邦挺生淑媛慈和孝蒸清臚
如神蛾眉無雙邸第立官湯沐建封爰及笄總禮施環

珮鳴鳳獻祥乘龍擇對帝唐降女天乙歸妹珠玉過庭
蘋蘩正内蛟門早閟龍湖忽上無地何載無天何仰金
殿書經華絲繡像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孰是言歸良人
永違銀爐烟斷羅幕霜飛懸顧毀形託身壞衣不諒人
只改嬪他士稟命曰從從人曰順息嬀繩楚懷嬴霸晉
反經合權與道同韻煥休二室均歡等潤四海謐清九
族和平萬物向榮衆鶵未成心戀盛明形隨落英祖載
鼎城歸穸咸京挽歌欷聲幽蒲凶行哀哀聖情惻惻同

生橋山片石千秋令名

唐故岐陽公主墓誌銘

杜　牧

憲宗皇帝即位八年出嫡女冊封岐陽公主下嫁于今工部尚書判度支杜公琮始憲宗時宰相權德輿有壻獨孤郁為翰林學士帝愛其材因命宰相曰我嫡女既笄可嫁德輿得壻獨孤我豈不得邪可求其比後丞相吉甫進言曰前所奉詔臣謹搜其人因名我烈祖司徒岐公曰有孫兒琮年始弱冠德行文學秀朗嚴整臣嘗

為司空吏熟其家事官族世婚習尚守治臣一昔忖度疑琮可以奉詔帝即召尚書見與語大悦受殿中少監服章金紫以元和八年某月日主下嫁于杜氏上御正殿禮畢由西朝堂出節幡鼓鐸儀物畢備引就昌化里賜第上御延喜樓駐止主輪尚書及賓侍酒食金帛奏內樂降嬪御送行賜第堂有四廡繢椽藻櫨丹白其壁派龍首水為沼主外族因請𠕋以尚父汾陽王大通里亭沼為主别館當其時隆貴顯榮莫與為比主實憲宗

皇帝嫡女穆宗皇帝母妹敬宗皇帝今天子親姑尚父
汾陽王子儀外曾孫太皇太后始以正妃事憲宗以太
后太皇太后愛養三朝凡四十年德厚慈恕化充六宫
主以一女之愛降于杜氏建事舅姑杜氏大族其他宜
為婦禮者不翅數十人主畢委怡順奉上撫下終日惕
惕屏息拜起一同家人禮度二十餘年人未嘗以絲髪
間指為貴驕始與尚書合謀曰上所賜及婢奴卒不肯
窮屈奏請納之上嘉歎許可因錫其直悉自市寒賤可

制指者自是閉門落然不聞人聲尚書讀書考今古治亂主職婦事承奉夫族時歲獻饋吉凶賻助必親自經手池塞館陊闢毬場種樹不數年搢紳間雜然稱尚書有賢婦尚書旋出為澧州刺史主後尚書行郡縣聞主且至殺牛羊犬為數百人供具主至從不二十人六七婢乘驢闒茸約所至不得肉食驛吏立門外舁飯食以返不數日閭閻于京師衆譁說以為異事尚書在澧州三年主始入後出中間不識刺史廳屏尚書治澧州考

治行為天下第一後為大司徒京兆尹鳳翔節度使朝廷屈指比數以為凡有中外重難非尚書不可主賢盐彰雖至宮闈貴號亦加尊敬姑凉國太夫人寢疾比喪及葬主奉養蚤夜不解帶親自嘗藥粥飯不經心手一不以進既而哭泣哀號感動他人尚書後為忠武軍節度使所治許州創為節度府五十年南廹於蔡蔡屋室甲庫主居無正堂處東支屋恬然六年許軍强雄且撑劇寇自始多用武臣治各出巳部曲家人疵政弛法習

為循常有司用比遏障遠地擲置不問民亦甘心尚書再治之老民相率兩走闕下遮丞相馬叩頭乞留請樹生祠及詔追去攀緣攜扶哭於道路尚書治外主治內尚書所至必稱蒯蒯為名公偉人主賓有內助馬穆宗以太皇太后敬主尤為親信俯首益卑車服侍使愈自貶抑覲謁溫凊外口不言他事訖穆宗朝人不以親貴稱當貞元時德宗行姑息之政王武俊王士眞張孝忠子聯為國壻憲宗初寵于頔來朝以其子配以長女皆

挾偲佩勢聚少俠狗馬為事日截馳道縱擊平人豪取民物官不敢問戚里相尚不以為窮弱自主降于尚書壁絕外之初愁中笑後皆敬畏累聖亦指示主德以誠礬之至于今以主尚書顯重於中外戚里亦皆自檢飲隨短長為善於是舊俗滅不復有尚書自許奉急追詣主有疾小愈強不肯留曰去朝興慶宮縱死於道吾無恨以開成二年十一月某日薨於汝州長橋驛享年若干上廢朝三日其年十二月某日主喪至京師比及葬

兩宮爭問相繼於道開成三年某月日上御正殿詔丞相嗣復攝中書令正衙宣冊謚曰莊淑大長公主某年某月日祔葬於萬年縣洪原鄉少陵原尚書先塋禮也生男二人長曰輔九年十歲次曰揚十始二歲女二人某於尚書為從父弟以實銘銘曰

章武皇帝唐中興主刑于正妃教及嫡女婉婉帝子下嫁時賢影逐響荅隨順纒綿杜氏大族枝蔓蟬聯上有舅姑髙堂儼然螭綬龜章玉佩金軒養色怡意侍後承

前人不我貴我敬我虔始終盡禮大小周旋餘二十年
詎興間言貴不召驕富不期侈是此四者倏相首尾自
古名士或泥於此孰謂帝子超脫擺棄婦職是勤夫言
是指池荒館陊屏外不履淑德柔風天下傾耳宜乎壽
考歸女婚子不錫全祉孰提神紀幽石有誌顯筆有史
流于千祀

唐故東光縣主神道碑銘并序　李華

先朝宗室之望曰紀王太宗第十子也惟帝族母師曰

東光縣主紀王第三女也自天降祐生有令德年八歲王不豫循環左右不食累日王撫首諭焉為之進膳縣主察起居未復憂色如初動於神祇王疾用閒周大樂正之養不過焉至若天人之秀元氣之純積於中丈於外其容可知也孝以奉親慈以臨下尊師傅服澣濯其德可知也禮傳為簪珥詩書為珮玉原心而顧身體訓而成教其言可知也降尊而處下推泰而從約詣繡繪之妙適飲膳之和其功可知也年十八受封邑王擇聞

喜公以妻之閫喜有王佐之材委㑹蕃邸縣主以皇孫
之貴和鳴侯家隂德莫違煇動邦教養先姑如寧膝下
奉君子如見大賓以徽柔睦娣姒以莊敬端幼賤鵲巢
之化存焉太后臨朝諸武專政魯衛之國翦焉邱墟
紀王流竄巴濮甇於道路縣主承訊崩心嘔血每一發
聲飛鳥哀鳴草木無色外除之後衣裳無純綵杯圈無
甘食耳不聽聲首不加飾自朝廷達於寓内罔不哀之
太后復辟中宗出震日昇暘谷天下文明雷破羣隂品

物咸遂以王懿親盛德詔有司備禮物陪葬昭陵閒喜公時為孝義令詔書至河縣主聞之嘔血而絕絕而復蘇告諸子曰家國再造冤酷獲申為我謝中外親親下見先王瞑目無恨言未畢而薨春秋五十有四時神龍元年二月二十二日有司以聞中宗震悼召閒喜公問公悉以對上歔欷久之殿省垂泣六宮悽愴乃下詔褒美史官撰德弔祭賵贈禮遇其備矣深於春秋者歎曰孝之至不忘其親忠之至乃心王室自古賢士大夫莫

能備舉惟縣主有焉紀王之陷非罪也泣血以終哀中宗之撫興運也則感深而殞絶忠孝兩極首其人倫使百代之下聞其風者有以勸焉其為不肖逺矣嗚呼天輔善人宜其有後男十人女十人四子至大夫曰遇曰遺曰邁邁仁則踐修孝惟明發少子徳位兼盛曰迥今河南尹兼東都留守上柱國禄益厚而慕益深不逮劬勞之報故也銜涕投簡而命下吏敬銘三章式表幽宅其文曰

肅雍王門天帝之孫因心則孝懷盛敬尊配美良士如賓禮存泣血終身豈惟霜露慶集家國魂清冢墓壽絶哀歡事高緗素天作卬山萬化攸歸地閟金印泉深衮衣國風悽悽彤管無輝

唐文粹卷五十六

宋 姚鉉 編

碑八 總四首

宰輔

唐中書令梁國公姚崇神道碑 張説

唐丞相尚書左僕射王播神道碑 李宗閔

唐丞相太子少師牛僧孺神道碑 李珏

唐丞相中書侍郎齊抗神道碑 權德輿

玄宗御書故中書令梁國公姚文貞公神道碑銘

并序

張說

叙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定四時成歲亭育之功存畫爲九州禹也堯享鴻名播時百穀棄也舜稱至德由此言之知人則哲非賢罔乂致君堯舜何代無人有唐元宰曰梁文貞公者位爲帝之四輔才爲國之六翮言爲

代之軌物行爲人之師表葢維嶽降神應時間出者也

公諱崇字元之姚姓有虞之後遠自吳興近徙于陜今

家洛陽焉烈考長沙文獻公樹勲王室建旟巂府公紈

綺而孤克廣前業激昂成學滎陽日流武庫則矛戟森

然文房則禮樂畫在弱冠補孝敬挽郎又制舉高第歷

佐濮鄭並有聲華入爲司刑丞天授之際獄吏峻密公

持法無頗全活者衆進夏官員外郎郎中侍郎朝廷曰

能遂掌軍國遷鳳閣侍郎監修國史兼相王府長史始

則天人讓王承置醴之顧終以飛龍利見延叅乘之恩自時厥後恒當大任凡三處兵部尚書三入中書令一爲禮部尚書左庶子又肅政大夫總靈武軍兵馬又司僕卿知隴右監牧出典亳宋常越許申徐潞楊同十郡景雲初以藩邸舊僚封梁國公食賦百室公性仁恕行簡易虛懐汎愛而涇渭不雜真率徑盡而應變無窮常推是心以御於物故所莅必甿庶風偃鷙很化從言不勵而教成政不威而事理去思覩頌來暮聞歌既登邦

政卒乘輯睦及在宗伯神人允諧令之中書是爲理本謀事兼於百揆論道總於三台公執國之鈞金玉王度大渾順序休徵來臻懋德格天名遂身遜拜開府儀同三司崇其秩逸其志也初太夫人在堂公受職西掖頗限扃禁求侍晨昏優詔既許尋令還職公固請以泣制曰家有令弟足慰母心國有諫臣安可斁闕其後剖符江表敦諭起復衰麻外墨欒棘内毁變禮中權通識所貴神龍之首預聞興復疇其井賦累讓而停夫以革故

咼新大來小往得喪而不形於色進退而不失其正者鮮矣君子曰忠不忘親仁也哀不違事義也讓功辭邑禮也濟代全名智也仁以長人義以和下禮以安上智以周身宜其光輔四帝軒冕三紀池臺琴筑優游暮齒傳爵土於祚胤保禄位於終始矣享年七十有一開元九年九月寢疾薨于東都慈惠里皇上悼焉國人慕焉撫牀輟舂留未云比𠛬贈揚州大都督謚曰文貞禮也十年二月葬於萬安山之南原在疾也王人賜膳御醫

視藥于嶢也中使弔臨羽儀哀送君臣之義厚莫重焉

子昇子弈思綴遺美以寘罔極有詔掌文之官叙事盛

德之老銘功將以寵宗臣揚英烈帝乃灑恩仙翰鏤澤

豐碑日月臨照於佳城煙雲變態於神道寶其文字別

爲羣玉之山禁其樵蘇即表三司之墓銘曰

源深自虞派别從吳避地魯陜居家洛都神明遠契嶽

瀆冥符翊聖斯偶生賢不孤仁將勇濟孝與忠俱學刃

攢植文鋒迅驅纔安卑位即騁長途惟寶惟有若虚若

無再三軍國一二訏謨戎柄尤重王綸最樞兼司任切
久政榮殊黼藻彌煥丹青靡渝以寛容物以鑒分區外
或形於中恒禮拘箴雖誡口諍亦忘軀但覩渾璞誰詳
瑾瑜伊臯尺寸管樂錙銖名正身遂言誠顧孚方辭漢
禄更辱齊組既積而散窮歡盡娛川歸東極日去西晡
上惻旒扆旁悲路衢藍田良玉荔浦明珠載賡休慶爰弖
典謨豐碑廼立盛業其鋪帝念頻軫仙毫特紆鐫金刻
石鳯篆龍圖七耀光動三泉澤濡欽能叙事理欝詞敷

求舊銘實懸殫思蕪緬思雲霧尚想江湖有道之德其何以踰延陵之墓空此嗚呼存殁終始遐哉邈乎

唐故丞相尚書左僕射贈太尉太原王公神道碑

銘　　李宗閔

上即位五年丞相左僕射太原王公以癸未發疾其明日遂薨於位天子震悼愍惻遽命内謁者詣其室索其所以飲食寢作之端既詳其無他狀遂賻布帛菽粟率用峻等既又不塞痛軫之意加内府之絹千匹以錫之

爲之罷朝三日命兵部侍郎一人持節駕駟簫鼓出自
正殿直抵柩前册公爲太尉葬有日官給秘器及就途
遣王人亟臨視之命羽葆旂常輅車之飾皆及墓俟其
虞鼓聲四節於里第而還示不與常制也其子鎮以宗
閔晩陪公於相位之末稍窺公之行請銘其烈以垂于
後且不宜拒遂鋪其犖犖所能言者於金石云公諱播
字明敭太原人周靈王太子晉之後以歴世爲王因而
受氏髙祖滿汾洲長史生太父璡嘉州司馬給事中司

馬生昇咸陽縣令太子少師少師生恕楊府倉曹叅軍
尚書左僕射公僕射元子也忠敬而本仁寛明而有制
内顯而敏外肅而和貞元十年舉進士第是歲策賢良
以直言校書於集賢殿其言平戎經國之術粲然可舉
調尉盩厔斷獄首出御史中丞李汶愛之奏爲監察御
史按雲陽丞源咸季以贓免用疑文不宜調而調因謁於
臺遂捕劾之追姦胥窮律吉奏流咸季刑曹部罷所居
官給事中以省詔非是奪俸緣而坐罪者甚衆自是風

聲不可遏矣爲侍御史時京兆尹李實文皇所委能禍福卿士凡其榮衰繫所附背舉朝迎避其鋒公在途而實來揖公移文詆之其詞可羞實遂奏公爲三原令求其不足於禮以持之公至尹署洎羣吏之館還其邑敬府之禮無不具實既出其筭反加畏焉縣之編於戶者多中貴人前令率不能自爲其政弛張牽之公悉召所謂貴人者入坐當其拜曰敬桑梓宜如是也邑人大駭從其所指爲長安令朝廷方恩于頔而以帝女嫁其子

民有與于氏蒼頭同盜人馬者前令捕民而縱其蒼頭公始至縣即立取其奴而與民均其法知御史雜事京師饑穀起價京西諸侯相率閉粟公移之簡書載秦晉泛舟之説西鎮惴惴收去條令粟流于秦元和四年爲御史中丞歲中知京兆尹六年爲刑部侍郎充鹽鐵轉運使上言流人會赦而歸獨配囚爲隔遂無還者請率以七歲爲竟至今用之尋加禮部尚書益以御史大夫又以戶部尚書節度西蜀長慶初覲穆宗言中外之事

遂留爲刑部尚書復幹鹽鐵冬拜中書侍郎平章事仍其職匡維激發始以進賢爲急上方有意河朔以財賦始出於方土二年公用相印爲淮南節度使以其職隨之四年言事者謂鹽運之設其留京師用制方土加檢校司空去其使未幾上念公成法又以使屬公加司徒令上踐祚急詔徵公至即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其使尋兼太清宫使後進爵至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進階至金紫光禄大夫年七十二而薨公入

官三十二政逮事六帝出統楚蜀之師入極台宰之尊前後三總鹽鐵既去又復幾二十年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寧有獨私於公邪必有以當其然也一署吏茍不犯無能奪其任者歲時奏課至于榮大史胥次遷亦如之故人用安其爲善莫有欺公者雖遠至海裔若總轡笞捶窮年不死一吏貶一職而羣務自濟凡朝廷平淮取鄆屠汴下滄濕干戈不息者五十六年饋餉資費隨兵緩急而立辦沛然若神給其間溝琵琶導潁河以漕輕

舟師人坐受其飽蹴三門挽沈石以濟巨艫關中遂亡其饑薦皇甫鎛之強斂而鎛反短公於上公猶不知上謂其長者論景忠信鎬制逗撓之將期必抵於罪時服其敢爲深涉徐境導齟齬而爲忠槩人曰真宰相器也榷征之外有雜斂率貢内帑號爲羡進貞元中歳不過十二萬緡及公歳貢百萬緡凡國有大征伐不慮其費之有無洎丞相晉公專征討之事兵食之給悉出於公從容以贊其成及滄景平公有叶力之助自御史中丞

京兆尹總賦秉政未嘗書笏爲記善於啓奏天子不能自守其喜怒公以專志持務密匡於上行已寡徒不喜伐露由是數帝任遇多被恩澤權利去留如在諸已人多意公能詭合於時及公再持相印與晉國洎一二公輔於上趨嚮正直雅符於道茍所舉公是公必扶之即非是公遂嘿嘿不和由是上知公重厚而同列亦聳待之乃見公之所爲與嚮之不知者期公蓋甚戾也公既屈於名而伸於富貴豈非盛德君子神明之所祐邪故

夫人清河崔氏給事中銑之女嗣子式秘書丞砥服名教不以丞相子自居其身次曰永始授京兆府叅軍事器度宏遠公之仲弟曰炎季曰起與公三人俱用文學奮於江左西遊長安七中甲乙時議偉之公殁不幾日而起以戸部尚書司國之計門闌之士咸來哭賀羣吏之執籍繫夥一如公之時其亦於世難求也其從事故相國程公异令荆州相國叚公文昌其他分居中外羅諸臺閣者不啻三十人銘曰

歲在太和惟帝聖神圖任舊臣乃相太原惟是太原福祥其奔再持化權樞揆聯聯兩統劇藩楚淮蜀坤始自元和公乘貨泉憲務敬文頃玆聖君四帝財征去公執親惟責惟鑄惟範惟聚東掃北殄上之所怒帶甲百萬餱食爲巨俾公尸之不勞而具變通以時物無滯阻綱條一施莫越其規遇衆以仁中控其機信行恩馳罔有詐欺公之維揚漕務其將公之留庭職與公弁首尾貫聯幾二十年相符使符隨其輿徂公之敏智顯爵自至

不緣其外姑直其裏始承其風畏公之遂及與之同泳

公之易仁人之跡殁而乃熾揭於兹碑不仆不倚

唐丞相太子少師贈太尉牛公神道碑銘并序

李珏

天球河圖有國之大寶麒麟鳳凰王者之嘉瑞方於賢

彦即又次焉天祐我唐才傑間出輔時興化代有其人

公諱僧孺字思黯隴西狄道人本子姓漢有牛崇爲隴

西主簿因家焉代爲西州豪族八代祖弘仕隋爲吏部

尚書封奇章公佐佑文帝有重名於時高祖鳳中宗時爲春官侍郎掌國史曽祖休克集州刺史贈給事中祖父紹太常博士贈太尉父幼聞華州鄭縣尉贈太保公七歲而孤倚外族周氏嶽嶽卓卓有老成之風以喪禮自處未嘗戲弄年十五知先奇章公城南有隋室賜田數頃書千卷乃辭親肄習孜孜矻矻不捨晝夜自四五年業成舉進士軒然有聲時韋崖州作相網羅賢儁知公名願與交公袖文往謁一見如舊由是公卿籍甚名

動京師得上第聯以賢良方正舉又冠甲科策中盛言
時事無有隱避持權者深忌之出爲伊闕尉名府賢侯
羔鴈繼至封章屢薦每爲中執事所沮皆不滿秩從潞
帥郗士美簡掇管記三奏不得請竟除河南尉會有次
對大僚因言事解於上前遷監察御史丁太夫人憂服
闋除本官轉殿中公以文高氣直累歲堙屈問望所屬
推美於臺閣間入省拜禮部外郎時孟尚書簡有重望
以地官貳卿兼領網憲薦公知雜轉都官員外兼侍御

史免憲職授考功員外郎集賢學士穆宗即位宰相稱其能遷庫部郎中掌書命召對與語上德之面賜五品服未幾遷中丞每對延英必移時盡言天下事有武將李直臣爲宿州刺史豪奪聚斂以貨數百萬復結權貴公按之爲有力者排幾不勝竟以詞堅理直上意廻直臣乃得罪由是上以清直知又面賜金紫拜戸部侍郎時望充塞中書令韓弘以財投公公拒而不受上因他事知之愈賢公遂作相持重顧大體不言細事甞謂同列

諸相曰致理之本流品爲先燮倫攸叙蓋謂此也每惜名器力與同列爭方鎮以不廉聞者輒奏貶以賄賂求進者必阻之先是李司徒逢吉與杜循州元頴同作相穆宗寢疾議建儲貳與公不恊後元頴出鎮井絡逢吉銜之思有釋憾於政事堂謂公曰西川前有廢立謀上熟知之來日延英發其事公不知慎勿沮議公曰王尊有言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正近此耳又安得不言哉逢吉暗嗚而止敬宗年少嗣位公雅言數奏每言

一事必本末陳之上甚倚愛同列挾中助力赫赫嫉公之賢公亦思避其鋒三上疏求外任上以武員善地建節幢兼相印以授之既至問人所病害咸言鄂士踈薄歳一修城役工誅茅人用咨怨公黙許心計埏泥範塼未及三年盡換舊制崇墉堅壁人到于今賴之文宗嗣位二年公入覲詔復相位上雅知公名恨得之晚會宋相申錫以廉介聞巨姦鄭注挾北軍勢以射取貨富侔於國忌宋之直陰畫詭計誣與藩邸通因内臣而上其變

造作似是動皆符會上驚聞激怒下法吏議其罪諫官伏閤爭不得公入侍密啓上意乃寛止於郡佐公實有力令李崖州鎮劒南西川上言西蕃别屯以維州降帶甲之士甚鋭其地要害得之足以壯邊部徐圖河湟此其漸也上疑不決下南宫議百執事皆是西川奏公獨曰國家近與昆夷歃血四鎮晏然今若自虧大信犬戎恃衆見詰渝盟彼直我曲未可量也上曰丞相之言是詔還維州初德裕承藉地勢自負機術公介特素不與

之交及是大不平遂成宿憾公與李尚書宗閔同輔政出入殿省進退有度上偏目公曰卿才類霍光異日可屬大事公懼滿辭位再陳封章寵加端察出鎮淮海不改相印再登將壇楊州當江淮之衝習偷薄之俗公以清淨簡易化人移風俾及五年臻于至理倉廩實禮義行刑措政成脫屣歸洛優詔屢降雅志不回拜檢校司空東都留守文宗將有大制置大除授必降中使假於他方入皇城宣密旨獻可替否如在君前其信重也如

此俄以左僕射徵王人就賜官告特明異禮公感恩雖厚退身愈堅一對而歸不詣相第亦有中阻未諧人情又加相印出爲漢南節度使制出上悔之欲追成命公固辭上曰且不與卿周歲別出都門特賜清廟器六事皆範金飾玉如古時製宣曰以卿精忠用以旣別寵待之禮當時無儔公到襄州均井稅薄地征人用胥悅咸歌來暮武宗初纘極聽信未一行險者乘時而起凶德參會倒置天下事清賢名輩多被斥逐惟公位高德重

最難搖撼䟽𨈬齟齬幾至二年屬大水壞居人廬舍公以實上聞仇家得以逞志舉兩漢故事坐災異冊免降授太子太保俄又改太傅再臨東郊劉從諫死劉稹自擅以昭義軍阻命天兵誅討五年方剋上喜甚素忌公者媒蘗鍛鍊謂公與從諫交上怒下詔旬日三貶公至循州長史鑿空指鹿四海之士咸寃之公推運達命恬然如得好官時踰嶺越險二年在海上無所苦今上即位大明善惡三遷至少保轉少師牽復高位分司東洛

池臺琴酒逍遥自娱賢士大夫尚其執躅未半歳遘疾薨於東都城南之别墅自嬰疾至于捐館談笑語言宴居自若口占理命纎悉無遺上聞爲之軫悼聯日不視政公卿相弔正人雪涕冊贈太尉遣大寮弔祭公端明簡重忠厚誠慤平居私室如對大賔不喜釋老唯宗儒敎早與韓吏部皇甫郎中爲文章友其名相上下晚與白少傅劉尚書爲詩酒侶其韻無高卑前後作鎮皆佩相印辟署多名人難於進而勇於退儉必中禮貴而不

奢知命達理保和居易三領大鎮接護軍以禮貌不至交歡再入中書待樞使以公平不容請託有恩必報有讎不校韋崖州於公恩也嫁二女歸名士薦長子登周行李崖州於公讎也邺窮謫之窮途厚供待於逆旅其厚德敦亦難能也夫人同郡辛氏贈僕射祕之女賢明懿淑稱於族姻有子五人曰蔚曰叢能嗣其業皆擢進士第蔚監察御史叢使府協律曰奉倩洛陽尉二人未知名公以大中戊辰歲十月二十九日薨以大中己巳

歲五月十九日葬小子不佞早栖門牆考選第叨殊等之科開賓筵忝入幕之吏國士相遇筆札見知周旋款眷垂三十載刊石表德分也難辭公歷官三十一政作相一十九年逮事六宗光輔四帝承主恩必由直道解相印實無罪名自少及長不失色於人佐時理家無悖入之貨待身不撓履道甚夷嘗病在高位者不知止足終日抗論剋期拜章竟不及年俾孫美志銘曰

公之生兮禀星辰公之道兮侔古人公之才渾而真公之性

兮威且仁公之文兮班馬鄰公之藝兮游夏均公之儉兮自
我身公之簡兮無雜賓公之貞兮肅人倫公之慎兮質鬼神
公爲相兮平如鈞公爲邦兮政如春公不幸兮罹數屯
公無辜兮介于循天開日明兮堯舜爲君舉直錯枉兮
幽究必伸弃復高資兮言旋洛濵逍遥琴筑兮無異隱
淪屈指懸車兮歡然十旬素懷未遂兮美疢來臻悲纒
晃旒兮哀動搢紳寵贈加等兮冠于台臣有司職喪兮
歸葬咸秦觀者太息兮國人酸辛衷安慶餘兮令嗣粃

粃陳寔道廣兮門生振振乃纉徽猷兮刻于貞珉碑生金字兮名德長新

齊成公神道碑銘并序　權德輿

有唐文學政事之君子曰相國齊成公諱抗字遐舉清方粹温絜矩秉彛明誠盡性切劘化育之道精義入神旁睨天人之際以忠事君以病乞身乃去台宰乃儕商皓然後撤琴瑟啓手足歿齒無違德以從先大夫於九原易名曰成不亦宜乎公某郡人自太公表東海桓公匡

天下爲國爲家或哲或仁烈祖贈太師府君諱澣歷給事中中書舍人吏部侍郎止於平陽太守出入陟降中行山立至令言開元名臣者稱公有遺愛焉實生先公贈國子祭酒府君諱翊履道貞厲仕至左龍武軍倉曹積厚於上流光於下其位不充故大受於成公公既亂而孤哀過成人屬幽陵横潰中夏如燬奉太夫人安輿違難於越得子州支伯之故地而偕隱焉誅草茅以順居息悅山水以資仁智方茂天爵用覿靈龜嘉招重閈

奔走以狎至虛已弘道從容而翔集吳郡張相君鎰方以仁義理濠上得君爲榮及進律于洪成師于岐累爲命介若駿有鞭建中中戎王請大和會以休寧西方右扶風綿亘汧隴地當甌脫且有成命正其經界公實佐權登壇涖盟得其情數與之約結克就衣裳之會用銷邊鄙之警自艄巾三遷至殿中侍御史俄屬涇旅竊發羣兇肆毒天子展義於甸內主公死難於理所百舍奔問至于行宮拜侍御史有詔以蕭黃門復布凱澤于東夏

命公爲工部員外郎以贊焉復命轉倉部郎中李懷光
阻命于蒲連兵未解關中饑旱經費不足轉粟饋軍濟
時囏悉求才急病命使以專達遷兵部郎中兼御史中
丞以董其任俄拜諫議大夫當軸者不相容坐婚親細
故出爲處州刺史先是山越冦攘蕩覆城市公乃卜勢
勝之爽塏因習俗之便安三時不害百堵皆作朝典陟
明拜蘇州刺史吳實劇部大田多稼浮淫冒没吏禁或
弛占著名數戶版不均公乃閱其生齒書其比要强家

大猾不得蓋藏介特單輕與之紓息已日乃孚厥猷茂焉遷潭州刺史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以嚮時二郡之理而弘大之其仁可知也左曹理本徵爲給事中周郊寄重擢爲河南尹盜有宋瞿曇者白晝椎剽爲羣偷囊橐三川病之幾三十年公法令嚴具網羅張設潛捕魁宿使無遺類指顧之間擒摘如神乃作秘書章明文雅修舊以起廢乃作太常統和神人節事以辯志便蕃大僚其道乃光德宗皇帝方以堯舜氏聰明之道馭天下

用賢人充相位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熙九
功之歌質百官之成損益文憲化裁形器精微以折中
密靜而不伐或事隱於造膝或言行於沃心初天官氏
每歲表他曹郎二人閱多士試言第其甲乙春官氏俾
考功郎中選考秀之親故者而進退之公以冢宰小宗
伯爲官人取士之本蓋天子有司之重至於避小嫌亂
舊章適滋穿歧孰謂扃鐍蹇蹇坦坦之道豈如是邪然
後闢康莊作衡尺遵公是之路去自便之私天下之人

謂之理道尋有詔修國史昔孔父無位以空文爲一王法公當盛明之代用宰司總直筆其於襃貶勸懼明焉勤慮盡瘁積成寢恙累章乞告改太子賓客遭罹不淑贈戸部尚書時貞元甲申歲夏四月春秋六十有五夫人河南獨孤氏某官某之女賢明蚤夭繼夫人蘭陵蕭氏某官某之女仁順有禮法嗣子餗銜恤毁瘠侍公喪帷以某月日祔于東都某原喪祭哀敬君子以爲有後惟公深而通肅而寬出處動靜必以中正敬用五事暢

於四支資性儼恪尤長鑒裁在歧也薦齊忠公映佐蕭也薦盧恭公邁皆至宰相其他推轂薦士爲漢廷臣成天下重名碩望者不可勝書凡所論著皆研幾析理弘雅夷遠洪州文宣王廟碑張蕭盧三相國碑誌本聖人教化之賾推大政蓍明之道固其性術講貫而發舒乎斯文文集二十卷中倫體要盡在是矣公薨五年餗調爲洛陽尉永惟先烈未刻豐碑以德輿夙承湖海之舊中忝掖垣之屬他日舉代靡有詒言獲於遺編實見陰

德顧兹無似有玷知人濡涕含毫以表幽宅銘曰
昔在營丘大風泱泱有倬平陽令聲章草不踐宰政慶
貽子姓倉曹含光大學追命厥主中書秉哲居正鵬起
扶揺變翔慶霄乃登紫微以瑞清朝吉凶糺纆寒暑結
轄其生有涯其用未極壽堂冥寞宰樹森植揭兹馨香
終古是式

唐文粹卷五十六